

一、漁夫與富商

有一個美國商人坐在墨西哥海邊一個小漁村的碼頭上，看著一個墨西哥漁夫划著一艘小船靠岸。

小船上有好幾尾大黃鰭鮪魚，這個美國商人對墨西哥漁夫能抓這麼高檔的魚恭維了一番，還問要多少時間才能抓這麼多？

墨西哥漁夫說，才一會兒功夫就抓到了。美國人再問，你為甚麼不待久一點，好多抓一些魚？

墨西哥漁夫覺得不以為然：「這些魚已經足夠我一家人生活所需啦！」美國人又問：「那麼你一天剩下那麼多時間都在幹甚麼？」

墨西哥漁夫解釋：「我呀？我每天睡到自然醒，出海抓幾條魚，回來後跟孩子們玩一玩，再跟老婆睡個午覺，黃昏時晃到村子裡喝點小酒，跟哥兒們玩玩吉他，我的日子可過得充滿又忙碌呢！」

美國人不以為然的說：「我是美國哈佛大學企管碩士，我可以幫你忙。你應該每天多花一些時間去抓魚，到時候你就有錢去買條大一點的船。自然你就可以抓更多魚，再買更多漁船。然後你就可以擁有一個漁船隊。到時候你就不必把魚賣給魚販子，而是直接賣給加工廠。然後你可以自己開一家罐頭工廠。如此你就可以控制整個生產、加工處理和行銷。然後你可以離開這個小漁村，搬到墨西哥城，再搬到洛杉磯，最後到紐約。在那裡經營你不斷擴充的企業。」

墨西哥漁夫問：「這要花多少時間呢？」

美國人回答：「十五到二十年。」

「然後呢？」

美國人大笑著說：「然後你就可以在家當皇帝啦！時機一到，你就可以宣布股票上市，把你的公司股份賣給投資大眾。到時候你就發啦！你可以幾億幾億地賺！」

「然後呢？」

美國人說：「到那個時候你就可以退休啦！你可以搬到海邊的小漁村去住。每天睡到自然醒，出海隨便抓幾條魚，跟孩子們玩一玩，再跟老婆睡個午覺，黃昏時，晃到村子裡喝點小酒，跟哥兒們玩玩吉他囉！」

墨西哥漁夫疑惑的說：「我現在不就是這樣了嗎？」

二、戰勝恐懼

孩提時候的我，是一個見了鈕扣就要嘔吐的怪小孩。甚至，到快要小學了，還是沒有辦法坦然接受有鈕扣的衣服，就算勉強穿在身上，還是很不自在，盡量不讓自己的眼光看到它。尤其，怕看見卡其布制服上淡褐色的鈕扣。吃飯的時候，若同桌的人身上有這種鈕扣，我完全無法進食。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
我的母親在年輕時是一位專業的裁縫師，家中一部分的經濟來源都要靠她一針一線掙來。鈕扣，是她工作上必須經常接觸的用品。每次進城採購，到台北永樂市場或沅陵街一帶，都必須在「鈕扣專賣店」進出。幾十年前，已經有這種「鈕扣專賣店」商店的整面牆上有條有理地堆疊著各式各樣裝著鈕扣的盒子，朝向顧客的盒蓋，還釘著一顆鈕扣，以方便識別選購。

我漸漸克服「鈕扣恐懼症」是從陪母親去「鈕扣專賣店」選購鈕扣開始的。第一次踏進「鈕扣專賣店」也是第一次看見鈕扣這個令我噁心的怪物，竟然以不同的姿態出現，換個角度看，它也有可愛的一面。「鈕扣專賣店」裡的鈕扣，並不是呆板地釘在衣服上，而是以各種漂亮的顏色及不同的尺寸，一一羅列在鈕扣盒子的外面。一整片牆都是鈕扣，非常壯觀。原來，鈕扣並沒有那麼可怕。

上小學之後，被迫穿上卡其布制服，衣襟前有一排淡褐色的鈕扣。我必須每天面對它，也要學著接受它，後來就和鈕扣化敵為友了。

「討厭」是一件華麗的外衣，或許它可以暫時掩藏內心的恐懼，卻也阻隔了面對恐懼的機會，助長小小的恐懼，成為一生都不能克服的障礙！何不試著脫去「討厭」的這件華而不實的外衣，真心面對「恐懼」，不管它是一隻昆蟲、一個人，還是一段感情。願意面對「恐懼」就是成為勇者的開始。

三、老榕樹失踪了

回故鄉最重要的目的，當然是去探望親朋好友。在這些親朋好友中，老榕樹是最奇特的一個。它不只是長在故鄉土地上的的一棵樹，更是長在我心靈深處的一棵樹，它經常跟隨著我在異鄉漂泊。每次回家我定要抽空去看它，用手摸摸它蒼老的樹皮，樹皮上記載著許多消逝的歷史，據說日據時代，日本警察曾在它身上狠狠踢一腳，然後威嚇村人道：「如果你們不聽話，我就這樣對付你們！」或許那一腳曾在老榕樹身上留下傷痕，可是由於它堅韌的個性，不久傷痕就不見了，這個事件對我們村人來說，具有不可磨滅的特殊意義。

自我懂事開始，我們一群小玩伴，就經常爬在老榕樹上玩耍，尤其暑假裡，太陽幾乎要把大地烤焦了，而我們躲在茂密的樹葉叢中，卻是一片清涼，當時我們用石頭敲擊樹幹讓它流出白色的汁液，然後沾在黏土上，做成像泡泡糖似的膠質物。長大後，覺得白液是老榕樹的眼淚，才停止了這項殘忍的行動。可是在我們停止這項行動之前，它已經忍受了許多痛苦，給了我們將近十個暑假的快樂童年。當然我們這群玩伴，不時有新的花樣，譬如把繩索縛在粗樹枝上做成鞦韆；或縛上竹竿、比賽爬竿等等；總之我們的童年少不了它，它的身上提供了我們源源不息的快樂回憶。

但是我這次回來，去拜訪它時，老榕樹居然失踪了！我不敢相信這是事實，我揉著雙目，冀望在我再度睜開眼時，它又出現在我身邊。

然而這一切徒然，老榕樹真的失踪了！老榕樹旁的一間茅屋也已拆除，留下一大片空地。我急忙回家問母親。

「那裡將蓋一棟四層的大樓房。」母親說。

過了兩天，空地上種下了許多鋼筋水泥，我站在那兒，它們冷冰冰地俯視著我，它們顯得那麼無情倨傲。我忍不住一腳踢過去，我想把它們踢倒。

然而連老榕樹都無法擊倒這些無情的異族，我又怎能奈何得了它們呢？也許我的腳踢出了血，它們卻屹立不搖；它們將迅速地成長成一棟雄偉的四層大廈！

我雖未親睹斧鋸在老榕樹上咆哮摧殘的冷酷景象，但是我想像得出來，此際我似乎聽到老榕樹吶喊慘叫的聲音。